

# 尘 土<sup>\*</sup>

〔比利时〕玛·汉瑟

顾凌远、林瑞颐编译

影片开始时银幕上是一片黑色。随着镜头徐徐后拉,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妇女的背部(近景)。远处是光秃秃的荒山和并不茂盛的田野,近处是场院,周边有一些剑麻等热带植物和稀疏的几棵树,一小群鸡鹅等家禽踉跄其间,偶或发出的唧唧声便是此时全部生机的迹象,天是湛蓝的,骄阳直射,微风拂过便扬起阵阵热浪和蔽日遮天的尘土。显然,这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农庄。

这个女人是农庄主人的女儿玛格达。

玛格达的心声:对于我父亲来说,我的全部生活是不存在的。日复一日,我们面对面坐着,却被绵羊、土豆和瓜菜阻隔。无疑,我们是在沉默中对峙。我们之间可曾谈过话吗?不,没有。

俯摄庄园全貌,一幅简朴的土黄色二层楼房。

片头字幕开始。我们知道这里是南非开普敦省。

瘦削的玛格达贴墙站在门边(远景)。她中等个儿,长得虽说不算标致,但是容貌端正,倒也不丑,深色的头发在脑后随便挽起来,她不用紧锁双眉也是总绷着尖脸,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虽说不准她的年龄,但肯定年纪不轻了。她注意到从右面画外有人骑马缓缓靠近房子。音乐起,后景处出来一个黑人,

---

\* 本片是比利时新电影最主要的女导演玛丽恩·汉瑟(Marion Hansel)编导的第二部作品,由英国著名女演员简·伯金主演,曾获1985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。影片改编自南非文学新一代最富于挑战性的作家之一J. M. 考特基的小说《在这国家的心脏》。本文系根据导演玛丽恩·汉瑟提供的影片录相及对白本编译。——编者

他帮助骑手下马。场院中的鸡大概因近处有人活动而走开了。玛格达扭身进屋。

一口老式大挂钟面的特写。时钟指着八点钟。玛格达的一双手伸入画面，把钥匙插入钟面的孔中拧动发条，随后拔出钥匙，关上玻璃钟门。

傍晚。玛格达的父亲从门外进来，疲惫地脱下外衣，随手搁在靠墙的桌上，用沙哑的粗嗓喊了声：“玛格达！”便坐在桌旁的安乐椅上。此人中等身材，小方脸，皮肤粗糙，两鬓开始露出银丝，神态疲惫。他落座后便掏出烟袋，接过画外玛格达递过来的酒杯呷了一口，才慢条斯理地打开烟袋装烟斗，习惯地把双脚踏在椅子前的小凳上。玛格达从左面入画，蹲下来费劲地为父亲脱掉长统靴，随即走出画面。

晚上。父亲默默低头吃饭，喝酒（近景）。镜头移开才看到玛格达坐在他对面用餐，她抬头望了一眼父亲，似乎没有找到话题，又自顾低头吃饭。镜头拉开，显示二人各自细嚼慢咽。

白天。中景。玛格达站在窗前眺望窗外（背影）。远处传来隆隆的火车声，尘土飞扬。一辆马车从右后景入画。玛格达转过身来，双手按住太阳穴，不知是讨厌这噪音还是对无生气的日子感到厌倦。她端起两盘食物摆到桌上。镜头摇跟。

一个黑人雇工从画面左侧敞开的门外走进来，摘下帽子。

亨屈里克：你好，小姐！

玛格达：你好，亨屈里克。

另一个黑人雇工也从那敞开的门外走进来，摘下帽子。

雅可布：你好，玛格达小姐！

玛格达：你好，雅可布。

他们相继走出门外；玛格达则边回答边把手中的面包割成小块，分放在两只盘子里。

玛格达的父亲从右面入画，径直走向餐桌，低头吩咐一声：“喝水”，便坐在餐桌前，自己往面包上抹牛油。玛格达端水过来给父亲斟上。

一个黑人女雇工从那半开的门走进来。

老安娜：老板好！玛格达小姐好！

父亲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：“你好。”

玛格达语气比先前温和：“你好！你去看看今天有多少鸡蛋。”

老安娜随即走出门外。

出现片头字幕，片名。衬底是父女二人的呆照。父亲端坐，女儿站在旁边，二人面容肃穆。字幕映出四名演员、原著和导演的名字。最后一行是“致我的父辈们”。

父亲开始撕面包吃，慢慢嚼，女儿突然把头扭向画面左边，似乎在注视什么动静。音乐声起。

白天。远景。玛格达和老安娜并排坐在门前的一张长条桌旁擦炊具。烈日当空。

玛格达：我本来应该是一个男人。我不会不高兴的。我本应在日头下干男人们干的活来度过岁月，比如修栅栏，数羊群什么的。

老安娜没有答碴儿。只听到家禽的唧唧声。

玛格达：是喂牲口的时候了。

她温和地拍拍老安娜的肩膀。

老安娜：是的，小姐。

她摆动肥胖的身躯从左面出画。

玛格达走到水槽边洗手，用围裙把手擦干。镜头跟拍。她走回屋里，穿过走廊到大挂钟前。时针指在八点上，她背对镜头打开钟门，照例插进钥匙拧动发条。

晚间。远处传来隆隆的火车声。画面上尘土飞扬。在一片尘埃中看见后景中有一辆马车嘤嘤而来，车铃声渐渐清晰（俯摄）。插入窗格的特写。

近景。玛格达从楼上拉开窗户向外张望。俯摄马车停在门口，一个身穿燕尾服的男人（模样似父亲）从车上跳下来，绕过车子到另一侧搀扶一个穿着白纱长袍的妇人下车。妇人的面貌模糊不清，只见二人热烈拥抱。镜头回到玛格达，她把窗户砰然关上，双手的特写。

幻想镜头继续,玛格达穿着白色睡袍在床上翻身,近景变成面部特写。画面换成父亲安静地在床上睡觉,上半身裸着,特写。穿着白色睡袍的玛格达俯视片刻后便高举一把利刃奋力往下砍,同时大声叫“啊!”画面上是父亲血肉模糊的胸部(大特写)。

白天。父女二人如往常一样坐在门外凉廊里。父亲默默举杯抿酒。坐在较远处的玛格达低头做针线活儿,微风吹拂她的头发,她时不时抬头望着虚空。中景。

玛格达的心声:他不会死得那么容易。在日落的时候,他仍旧会像往常一样走进家门,躺在安乐椅上等我给他脱靴子。他没有再跟别的女人结婚。有我在这儿呐,他的顺从的女儿。

她疲惫地把头靠到墙上。

画外传来车轮声,随即看见田野上来了一辆驴车,上面有两个人,车子渐渐走近。镜头分别回到坐在椅子上的玛格达和父亲,他抬头探望,玛格达也注视着。镜头拍摄驴车到场院前停下(中景)。这是亨屈里克和他年轻的妻子。镜头回到已站起来的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年轻小个子的黑女人。她头戴红头巾,身穿浅绿布裙。

亨屈里克不慌不忙地跳下车来,走到车子另一边帮助妻子下车,并坦然地领着她牵着驴车走过站在场院中察看他们的男主人身旁。男主人端着酒,拿着烟斗跟随他们的动作转过身去,继续观望。镜头回到玛格达,她也在仔细察看。

亨屈里克把妻子领到一个跨院的栅栏门前,从车上取下一只用绳子捆起来的小衣箱交给她,再把她领进跨院。显然,那是他们的住处。

父亲正在自己卧室的一角入浴,把水弄得哗哗响。玛格达把该换的干净衣服搭在澡盆旁的小屏风上,取走了该洗的脏衣服,慢慢走出门去。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。

玛格达的近景,她在沉思。

玛格达的心声: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,我就要在太阳落山之前一个小时去点火烧水。以便我父亲一脚踏进门槛便能准时把热水倒进澡盆。我听到他的身体躺进水里,水流淌过他的腋窝和屁股,发出噗噗的声音。

布满画面的是一张梳理打扮得很漂亮的妇人半身照片，容貌与玛格达极相似。

镜头拉开，看出这是玛格达的卧室。近景。她站在衣柜前从容地一一取下头上的发卡，让头发散落到肩上，又缓缓穿上白色长睡衣，双手把睡衣紧裹在身上，躺到床上（特写），伸手把灯捻灭。

白天。屋子里也是昏暗的。老安娜在刷洗盘子。玛格达从左边入画，伺候父亲吃早饭，端过咖啡壶给他添上。

玛格达：安娜，去打点水来。

老安娜走出去取水。父亲则有条不紊地慢慢吃完早饭，用餐巾抹过嘴才站起来走出房子。

玛格达拿出一盆和好的面团，在早餐桌上收拾出一小块地方，把面团倒在桌面上，揉起来。镜头移到门口。

亨屈里克从半开的门中走进来，摘下帽子。

亨屈里克：你好，小姐！

玛格达：你好，亨屈里克。

亨屈里克态度恭顺。

亨屈里克：我是来问问小姐有没有什么活儿可以给我的妻子干？

玛格达：也许有吧，可是你的妻子在哪儿呢？

亨屈里克：喏……

他点头向门外示意。他的妻子怯生生地低头走了进来，身上穿着一件花格布衣服，头上还是那条红头巾。

玛格达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
克莱恩·安娜：叫安娜，小姐。

玛格达：我们已经有一个安娜了。那么我就叫你克莱恩·安娜吧。你愿意在这里工作？

她的语气是温柔的，甚至容颜也舒展了一点，可是克莱恩·安娜只是木讷地望着地面。

亨屈里克（对妻子）：回答小姐的话！

克莱恩·安娜：是的，小姐。

她鼓起勇气往前迈了一小步,抬头看着玛格达。此时正巧老安娜从后景入画。

玛格达(侧转头对老安娜):安娜,这是克莱恩·安娜。你告诉她干家务活的东西都放在哪儿,去吧!(回过头来对亨屈里克)亨屈里克,你现在可以走了,别在这里晃来晃去的!

她语气仍很温和,甚至挤出一丝笑意。

亨屈里克:好的,小姐。谢谢小姐。

白天,中景。阳光下,玛格达在黄色的土墙前给父亲理发(镜头变成二人近景)。镜头移开,看见新来的克莱恩·安娜在场院边不远处的树下摘果子(中景)。镜头转向父亲(特写),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克莱恩·安娜的动作。敏感的玛格达注意到了,便随着父亲的目光瞥了克莱恩·安娜一眼,流露出一不屑的神色(特写)。

白天,远景。一小群绵羊在草地上走动,发出咩咩叫声。克莱恩·安娜正弯腰清理牲口棚前的水槽,父亲冷不防骑着马从画右缓慢地向克莱恩·安娜走近。她猛然发现主人就在跟前,吓得丢下手中的水桶慌忙从另一方向逃出画面(中景)。

以上情景没有逃过玛格达的眼睛,她眼睁睁地盯视着,面无表情(特写)。

白天,田野,中景,照例是烈日当空。父亲在另一处策马走近克莱恩·安娜,轻声说:“过来吧,过来吧……”同时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举起来向她示意后便递过去。克莱恩·安娜稍稍往前挪步,伸手接过东西后没说什么便忙不迭地往后景跑开了。

父亲满意地嘿嘿笑,俯身轻拍马脖子。

这个场景也没有逃脱玛格达严峻的目光。

白天,田野,中远景。父亲牵着马缓步走近克莱恩·安娜。她不像先前那么胆怯了,还任他摸摸她的手和脸蛋。他又交给她一样东西,克莱恩·安娜接过没吱声便转身跑开了。父亲目送她出画。

晚上。近景。父亲像往常一样在餐桌前吃饭，低头切肉，忽然抬头注视画面外前方，目光严厉，不知为什么生气地放下餐刀，推开盘子，又气乎乎地把餐巾往桌上一丢，叹了一口气便站起来走开。镜头跟拍他径直走到熊熊炉火前的安乐椅边，颓然坐下，托着脑袋(中景)。

玛格达从左面入画，点上灯，把报纸递给父亲。父亲接过报纸，不耐烦地挥挥手，玛格达不吭一声便走出画面。父亲悻然地把报纸丢到近旁另一把椅子上，呆坐着。

玛格达回到餐桌前，站着摆弄了一下盘中的食物(特写)，随即走到窗前(近景)，背对着镜头，面对茫茫夜色，举起左手扶着窗玻璃。

玛格达的心声：我不该在我生命的中途睡着。我有感觉，但是我不管理它们。我就在我的身体里，我的身体住在一幢房子里。我不知道能有通往外部世界的行动。

低沉的声音中蕴含着茫然。

玛格达举起双手用劲在窗玻璃上反复上下搓动，从背影上能看得出她求助无门的痛苦。她开始敲打玻璃，愈来愈用力，终于把两片玻璃都打碎了，哗啦啦地掉到地上。镜头反打，看到她惊愕失神的脸。我们再次从她的背影看见她徐徐放下双手，低垂脑袋。

白天。跨院的栅栏门前。父亲和克莱恩·安娜面对面站着(近景)。现在克莱恩·安娜的态度自然多了，父亲照例交给她一样东西，她笑着接过去后并不立即走开。

镜头转向靠在墙上的玛格达(近景)，她歪着脑袋心怀不满地静观这一切。

镜头回到仍站在栅栏门旁的那一对。父亲色迷迷地抚摸着克莱恩·安娜的肩、脸蛋，胳膊甚至躯体，面带满意的笑容。克莱恩·安娜微微扭动身躯，并轻声地吃吃笑。

克莱恩·安娜：谢谢。

镜头回到玛格达，近景。

玛格达自言自语：一年，二年，甚至三年，你还能够保持美貌，直到你生第二个孩子，挺着大肚子，肮脏，乏味，疲惫不堪。亨屈里克一旦感到受骗就会痛苦万分，开始不断争吵。你的皮肤会起皱纹，目光会变得呆滞。别担心，你有足

够的时间变得和我一模一样。

傍晚。远景，野外。火车的隆隆声清晰可闻。

笑容可掬的父亲和克莱恩·安娜站在田野边。勉强可以听见谈话声。

父亲：今天晚上我再找你。我会有一瓶白兰地送给亨屈里克，另外还有些巧克力。晚上八点钟见！

说完便各自朝反方向分手。

近景。在场院边条凳上休息的老安娜和雅可布。老安娜注意到老板的行径。她转身对雅可布——

老安娜：是离开农庄的时候了。

雅可布：怎么啦？

老安娜：老板和那姑娘调情，这会惹起麻烦。

雅可布：好，那么咱们走。

从他们身后走过的老板并未注意他们的谈话。

中景。父亲拿着帽子大模大样地朝家门口走去。玛格达站在门边。父亲冷漠地瞥了她一眼，在廊柱上倚了一小会儿，欲言又止，略略停步便转身径自走进门去并关上门。

白天，中景。玛格达在自己屋里的镜子前喃喃自语。

玛格达：你以为你的伊甸园能维持多久？（扭头照镜子）你几乎已经是一个老头了，却和一个女佣人，一个愚蠢的小丫头……你们一天又一天的会干什么呢！克莱恩·安娜只不过是盘中的一个卒。你要知道，赌博是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进行的。

她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，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子俯视。

近景。父亲坐在场院的条凳上给雇工们发工钱。先是雅可布从右边过来，从老板手里接过一些纸币。老板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交给他。雅可布从老板身旁的一堆小口袋（可能是食物）中拿走一袋，便低头从左边出画。接着是老安娜，也是领了纸币和硬币再拿走一袋东西后从左边出画。然后是亨屈里克，他领完自己的一份走开后便轮到克莱恩·安娜了。父亲也是先交给她几张纸币。



镜头回到在楼上窗口往外张望的玛格达，她突然扭头离开窗户消失了。

画面回到父亲和克莱恩·安娜。父亲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的硬币比先前给别人的显然多得多，以至于要帮她合拢手心把钱拿好，顺便也就半握住她的手。她心满意足地莞尔一笑，取走最后一个布袋，也从左边出画。父亲转过身去，绽开笑脸，含情目送她。

镜头再拍房子的正面。玛格达在楼上窗旁拿起一个大白枕芯使劲朝外墙上的摔打，显然是在撒气，直视的目光不仅冷漠，而且毫不遮掩忿怒之情。

晚上，玛格达的卧室。移镜头，看到她盖着被子侧身躺在床上。老安娜推开门，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。她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，伸手抚摸玛格达的额头。玛格达没理她。老安娜又拿起托盘静悄悄地走出房去。

玛格达保持原来的姿势躺了会儿，隔墙似有什么声响惊动了她。玛格达翻身侧耳倾听了片刻，突然转身把被子蒙住脑袋。

近景。父亲和克莱恩·安娜裸露着上身紧紧搂抱在一起，他们互相爱抚着，吻着；父亲半蹲下吻她的身子，她也蹲下来，发出些微声响。

镜头回到玛格达的房间，她仍然卧在床上警觉地略微抬头倾听（近景），突然翻身坐起来，叹气。她穿着睡袍走到餐桌前，无可奈何地看着桌上乱堆的餐具。她捡起一条用过的餐巾，又败兴地丢下，随手关严半敞着的屋门。

白天。中景。父亲面对镜头在场院里的水槽边撩水擦洗上身。玛格达从楼上的窗户往外观望。（近景）片刻之后她推门向父亲走过去。

玛格达：老安娜在哪儿呀？她今天没有来吗？

父亲：他们今天早上走了。

他开始用毛巾擦干身子。

玛格达：走了？谁走了？

父亲：她和老雅各布。

玛格达：他们上哪儿去啦？

父亲：他们走了就是走了！我派亨屈里克到农庄尽头那边去修理栅栏了。

他说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正眼望过玛格达，把身子擦干之后便拿起放在一旁的上衣走出画面。

玛格达踌躇地目送父亲，又转身回到房子里面。

玛格达坐在床上沉思的近景，她搓弄双手，突然站起来，将门砰地关上。

画面全黑。

〔玛格达的心声：我感到从现在起过不了一个月，我父亲和我的女佣人将有权在床上吃早餐，由我来伺候他们。而亨屈里克则将游手好闲，在厨房里溜溜达达，把他的小刀子扎到木头桌面上，我走过的时候，甚至还会拧我的屁股。他们整天消磨在床上，沉醉在肉欲中。而我，我得洗他的脏裤衩。亨屈里克则整天酗酒，任豺狼来吞噬绵羊，数代相传的家业就会毁于一旦。〕

导演把玛格达这段心声演绎为一组画面：

先前的黑画面是父亲床末端的靠板，镜头往上移（近景），显出父亲和克莱恩·安娜很惬意地一左一右并排靠坐在床上。玛格达从右侧入画（背影），撤走床头柜上的早餐托盘，正要退出去时，克莱恩·安娜欠身用指尖示意她把托盘放在床脚前的小柜上，她默然顺从地照办了。

另一个画面是亨屈里克大模大样地坐在桌边喝酒（近景），满不在乎地把小刀两次扎入桌面。镜头略往后拉。玛格达从他身后走过，他肆无忌惮地回手拧一把她的臀部。玛格达扭过身来怒目相对，亨屈里克转过头去对着她狰狞地大笑。

回到先前玛格达坐在床上的场景。她双手抱头，紧掩双耳，似乎要挡住画外亨屈里克猥亵的笑声。玛格达神色沮丧。听见画外挂钟的滴达声。

老挂钟钟摆前的玻璃上影影绰绰地映出玛格达身穿白色睡袍的背影，她款款地往前挪步（远景）。镜头反打，她朝前走来，到她父亲卧室门口停住，房内隐约有声，她转身扶住门把（近景）

玛格达：爸爸，爸爸，我睡不着。我觉得不对劲，听我说。

玛格达拧动门把，显然拧不开，她开始轻轻扣门。

父亲（画外）：怎么啦？睡去吧！

玛格达举起双手敲门，声音由弱到强到急促。敲了好一会儿。

门开了，父亲沉着脸走出来，一把抓住她的双肩，用力地来回摇晃，几乎使她站立不稳。

父亲：去睡吧，天晚了……

• 214 •

玛格达：不，我睡不着！

父亲：够了，够了！别叫我不高兴了，走吧！

他不容争辩，放开她便转身回屋，砰地关上门。玛格达气呼呼地靠在墙上。

又出现同前景一样的白色背影晃晃悠悠地映在挂钟上，伴有滴达声。玛格达走到父亲房间外面沿墙坐下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铃铛（特写），先是轻轻地摇，发出清脆的铃声。她愈来愈起劲，手臂上下摆动，铃声变成了噪音，和她怨恨交加的怪笑声混杂到一起。

房门忽然开了，父亲气冲冲地走出来，先是捉住她的手，把她从墙脚拖起来，然后啪地打了她一记清脆的耳光，便转身回房间，关上门。

这出其不意的一击，使玛格达怒目圆睁，她瞪了父亲一眼，一只手捂着被打疼的脸，转身面对墙。她痛苦地低下头去，扔掉铃铛，边哭边滑坐到地上，陷入沉思。

特写。父亲熟睡的脸。

玛格达的画外音：啊，爸爸，瞧瞧我吧，瞧瞧你所创造的我吧……

镜头徐徐往右移动。

玛格达（画外音，语气轻柔）：我要第二次机会，让我在你身上死去，可以让你第二次重新生我一回……

镜头离开父亲的脸，成空镜头，继续移动。

玛格达（画外音）：……一条小鱼，变成美丽的婴儿，欢乐的儿童，花朵一般的少女，动情的新娘……

画面上渐渐出现玛格达单手扶墙的身影，她略略转过身来（近景）。

玛格达（自言自语）：最终成为慈祥的母亲。这是一段有头有尾的历史。

玛格达的面部特写，以下画面均为特写。

玛格达：我的出生是一个错误。一条黑色的鱼在白色鱼群中游荡。这条黑鱼被选中变成了我。我曾经是一条沙鱼，一条沙鱼的婴儿。

玛格达语气平和，缓缓往床边移步。俯视画外的父亲。

玛格达：你为什么没有捏死我？你把我生了下来，一个怪物。压碎我吧。

玛格达蹲下来，低头伏在父亲的床边。

玛格达：吞掉我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

玛格达蓦然抬头望着画外的父亲。

玛格达：爸爸，我犯了什么错误？难道在我的脸上，一点也没有值得你爱的地方吗？

镜头略往左移。玛格达轻轻地拿起父亲的手贴近自己的脸，成双人镜头。父亲仍是熟睡的模样。

玛格达：我难道一点也没有继承她的地方吗？一点痕迹也没有吗？或者我太像你了，所以你从来不注意我。

玛格达望着父亲的脸，痛苦中不无幽怨。

玛格达：爸爸，看看我吧！让我看看你的心吧！只要一次。

沉睡的父亲毫无反应。玛格达只是苦苦期待，又埋下头去。成双人镜头。

玛格达：我发誓，我决不再要看你的心了，或者任何别人的心了。

她再一次充满希望地抬起头，语气是诚恳的，甚至声泪俱下（成单人画面）。

玛格达：我会服侍你，我会照顾你，像照料一株葡萄那样精心。我会把我的血献给你，我瞧着你静静地老去。我，是你的园丁……但是，爸爸，瞧瞧我吧！你以为你能够不对我说一声就死吗？

沾满泪痕的脸仍在期待，过了一忽儿却变为坚定的神情。

玛格达：我就是我，我等待着……

画面恢复到玛格达原先在父亲房门外倚着墙脚坐的情景。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，慢慢往后景走去，伴着画外时钟的嘀哒声。

特写。她拉开抽屉的双手。她毅然从中取出两颗子弹，转身从墙上取下挂着的猎枪，熟练地装上子弹。她挂满泪痕的脸。她走出画面。

晚间。场院里漆黑一片，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听得到蝉声，玛格达快步迈出大门，沿墙走到父亲卧室外的窗前站定，贴着墙举枪往里瞄准。她扳动枪栓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（近景）。接着是她惊恐失色的面部特写。她扔下枪，把脸伏到墙上，呜呜地抽泣（近景）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便转过身来（中景），亨屈里克显然是被枪声惊动了才慌忙赶来的，他举着双臂从右侧进入画面，面对玛格达站

定。

玛格达：去睡觉吧，亨屈里克。

亨屈里克仍举着双臂，倒退着由原路退出画面。

玛格达向漆黑的田野狂奔而去（背影），影影绰绰看到远处光秃山峦的轮廓。她那白色的身影飞速变小，终于消失在黑夜中。

白天。父亲半坐半躺在客厅的安乐椅上痛苦地呻吟着（中景变近景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举起右臂仰脸去迎从左边画外伸进来的玛格达的手，似乎是求援。画面上出现父亲左肋下所受的枪伤（特写）。玛格达的手掀起伤口上的纱布。镜头拉成近景。只看见父亲，他说话吃力，语气似在恳求。

父亲：去把亨屈里克找来。

玛格达迎着镜头狂奔，一口气奔到亨屈里克住的草棚前。太阳老高了，亨屈里克还躺在地铺上，玛格达边喘气边蹲下去使劲推他。

玛格达：起来，起来，醒醒，笨蛋，起来！

亨屈里克任她摇晃，只翻身趴着不动。玛格达随手抄起身边的一把长扫帚，气急败坏地捅他。

亨屈里克：等会儿，等等……

他掀起身子匍匐在草铺上，发出阵阵恶笑。

玛格达（气势汹汹地）：卷起你的铺盖，滚！我不愿意再在这儿看见你！

亨屈里克却又躺下了。

近景。父亲受伤的身体。玛格达温柔体贴地替他换下血痕斑斑的纱布，另用干净纱布包扎好伤口，轻轻扶父亲躺下床去，盖好被子，还俯身给他擦拭额头上的汗水。

画外有苍蝇的嗡嗡声。

玛格达坐在父亲床边，抚摩他的肩。

客厅。玛格达站在老式大挂钟前拧动发条（近景）。

玛格达走到放置日用品的小房间门口（近景），蓦地拉开门，发现赤条条的克莱恩·安娜蜷伏在地，用床单捂住下身，呜呜哭个不停。

玛格达：够了，够了。你别碰我的被单。你自己的衣服在哪里？你要对亨

屈里克怎么说呢？贱货！

她迈进小房间，弯腰凶狠地抓住克莱恩·安娜。

玛格达：别哭了！现在哭已经太晚了。穿上衣服，别在我面前光着身子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！

克莱恩·安娜（抽抽嗒嗒地）：我没有衣服了。

玛格达：别撒谎，你的衣服就在你待过的房间里。

玛格达抢步到克莱恩·安娜身边，对她连拉带拽的。

克莱恩·安娜：亨屈里克要打我。

玛格达：滚，滚！出去，出去！

她把克莱恩·安娜从地上揪起来，推出房间。

白天。房子门口。

玛格达在门口面对站在门外的亨屈里克（背面近景），并用身子护住克莱恩·安娜。

玛格达：安娜觉得很抱歉，她再也不干这种事了。她请求你的原谅。我不愿意在这里发生什么麻烦事，懂了吗？要不然的话，你们俩都给我走开！

镜头反打，拍摄亨屈里克的正面，他怒容满面。

亨屈里克：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小姐。

他抢前一步，对克莱恩·安娜高声叫嚷——

亨屈里克：婊子！贱货！

他猝然从玛格达身后拉住克莱恩·安娜，后者则奋力扭动挣脱，一溜烟往后景逃去。亨屈里克返身追赶，才跑到水槽前便一把扭住克莱恩·安娜，随即把她打翻在地上，使劲踢她、捶她。遭受拳脚交加的克莱恩·安娜蜷曲着身子，抱住脑袋呜呜地哭（近景）。

玛格达从右边入画，小跑着赶到他们跟前，双手抓住亨屈里克，设法让他放开妻子。

玛格达：行了！行了！

亨屈里克暂时不顾克莱恩·安娜，扭转身抓住玛格达的双臂，把她四肢朝天推倒在地，然后转身去追抓紧空隙翻身起来一溜烟跑掉的克莱恩·安娜。

玛格达惊呆了，无可奈何地独自坐在场院里，张开嘴喘着粗气，圆瞪双

眼，目送气得发疯的亨屈里克，随后又低下头整理衣服。

亨屈里克和克莱恩·安娜所住的草棚。亨屈里克光着身子骑在仰面而卧的克莱恩·安娜身上(近景)，并拧住她的手。起初她还作挣扎状，后来也就顺从了，他们互相亲吻。

镜头摇向站在草棚前的玛格达(近景)。她显然是追赶到这里来的，还在喘气，她对这意想不到的情景感到惊骇，没话可说也没想躲开。

镜头又回到亨屈里克和克莱恩·安娜身上。他没觉察到玛格达的到来，只是埋头使劲扭动身子。克莱恩·安娜双手搂住他的背，抚摸着。

少顷，是克莱恩·安娜先瞥见在一旁默默俯视他们的玛格达，便猛然推开亨屈里克，一骨碌翻身爬起夺路而逃。出画。

被意外打断兴致的亨屈里克直起身来跪在草铺上，他扭过头来才发现玛格达目瞪口呆地望着他。他气呼呼地双手叉腰——

亨屈里克：小姐，你是不是来瞧我们的？

玛格达这才醒过梦来，尴尬地扭身出画。

亨屈里克得意地嘲笑。

白天。父亲和玛格达的雙人画面。

父亲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，双目紧闭。玛格达一手扶住他的头，另一只手拿着一块手帕仔细给他擦嘴(近景)。画外有苍蝇的嗡嗡声。

父亲忽然紧握玛格达的手腕，哼了一声，要把她挡开，可是没有松开手。玛格达很费劲才能一一掰开父亲的手指，抽出手腕。父亲的头歪向一边，似乎是昏睡过去了。

玛格达注目凝视了一会儿。镜头略移，渐渐成了玛格达的单人近景。一只苍蝇飞到她的脸上，她用手帕把它赶开。苍蝇嗡嗡地飞开了。玛格达开始在房中徘徊，目光似乎在追寻一直嗡嗡不断的苍蝇，时而挥手赶一下苍蝇，时而低头望一眼在床上的父亲，最后坐到床边的一把椅子上，满脸愁容。

玛格达的心声：我不得不在这里度过整整一天的时光。我必须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。也许，我在睡梦中度过了这一天。也许，我打死了所有的苍蝇。我拿了一块湿海绵来清凉他的额头，一直到臭气熏得我受不了为止。也许我祈祷过了，也许我已经对他说过：“爸爸，原谅我吧，我不是故意这

样做的。我爱你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干了这件事的原因。”

大厅里。玛格达端坐在桌前。脸色阴沉(近景)。镜头略拉开,看到亨屈里克和克莱恩·安娜二人垂手站在旁边。

亨屈里克:现在开始有臭味了。

玛格达(平静地):是的。明天必须把老板埋掉,把他的卧具都烧掉。你也该管管农庄里的活儿了。

亨屈里克夫妇二人没有答话。画外有犬吠声。

白天,野外。烈日炎炎。

中景。亨屈里克在干旱的沙土地上掘坑。玛格达坐在坑边。他们之间有一辆简陋的手推车,上面载着装父亲尸体的麻布包。

玛格达:是不是已经够深了?你看看呀!

亨屈里克直起身子观察。

玛格达跳进坑底,趴下试试够不够深。

玛格达:是的,行了!

玛格达从坑底爬上来,走到小推车跟前,拎住装尸体的麻包的一角。

玛格达:来,帮我一把!

亨屈里克:不!不!

他边说边往后退。

玛格达:别光呆在那儿站着,帮帮我!

亨屈里克:不,不,小姐,必须……必须要有一个牧师!

他继续倒退,镜头摇跟成了单人正面镜头(近景)。

镜头反打成玛格达的单人近景。

玛格达:懦夫,混蛋……

她边骂边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朝亨屈里克扔过去。

镜头反打,看见亨屈里克拿着镐头往后景走(背影)成远景。

镜头回到玛格达,她无可奈何地用双手继续把坑底刨深一些(中景,近景)。

她趴着的头部特写。

她跪着的双脚的特写。她像土拨鼠似地用手往后扒土。



她在扒土的双手特写，沙土石块从她的指缝间滴过。

她抬起头来，举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和泪水。

中景，略俯。她艰难地抱起相当沉重的尸体，摇摇晃晃地放到坑底。

不知为什么她又从坑底举起尸体想往上爬。她边干边哭，终于因体力不支，掉回坑底。空镜头。

镜头换了个角度，仍是中景，俯摄。

玛格达艰难地扒着坑沿爬了上来，坐在坑边伤心地呜咽了好一会儿（近景）。

白天。田野边，远景。

一个人工架设的熊熊火堆。亨屈里克站在一旁煽火，让它烧得更旺。

玛格达和克莱恩·安娜两个人抬着一堆卧具从左边入画，把卧具扔到火堆上。

玛格达的单人镜头（中景），火堆在左边，她把一些带着血迹的零碎布帛扔进火堆，环抱双臂站在一旁呆看。

白天。玛格达在室内擦玻璃窗的近景，她调转头看了一眼画外。

玛格达：你知道，我并不为你和老板所干的事生气。他是太孤独了。对我来说，我从来只是他的女儿，我不能使他快乐。（把抹布丢进跟前的水盆里）我只不过是恼火，就这样。

她转身对着画外，镜头随她的视线移至克莱恩·安娜，她正跪着擦地（近景）。

玛格达：告诉我，怎样才能变得漂亮，怎样才能找到一个丈夫，怎样才能使一个男人快乐……我什么也不知道。

她的语气是真诚的，可是克莱恩·安娜只顾擦地，一声没吭，后来站起身（单人镜头），把抹布丢进水桶，便拎起水桶，默默走出画面。

镜头回到玛格达，她仍站在窗前，对着克莱恩画外的背影。

玛格达：我愿意做你的朋友。

得不到任何反响的玛格达低头拧干抹布，陷入沉思。

晚上。黑黝黝的房间。中景。玛格达举着一盏油灯在亨屈里克身后打亮。

亨屈里克在拧动一扇衣柜的门。稍远处的黑影里站着克莱恩·安娜。随着亨屈里克把柜门拉开，镜头徐徐往前跟拍。玛格达把灯放在桌上，并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，透进一丝夜色（近景）。

三个人同时往衣柜跟前凑。柜里挂满了过去曾风光一时的长裙，显然质料、样式都还算不错。

克莱恩·安娜走到前景，情不自禁地抓起一件衣服的袖子，把袖口上毛蓬蓬的边饰贴到脸上，并连连亲吻它，喜形于色。

玛格达回头瞥了她一眼，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。她伸手从柜里拿出一件白色缕花的高领长裙，递给克莱恩·安娜。

克莱恩·安娜接过白色长裙，贴在身上比试，心满意足地笑了，玛格达也对着她微笑。

玛格达帮着克莱恩·安娜穿上长裙。亨屈里克在一旁观看。

玛格达替克莱恩·安娜扣上背后的扣子。

镜头徐徐向前推，映出镜子里一白一黑两个女人。她们都面带笑容。

背景全黑。近景。玛格达穿着白色的内衣，双手抚摸着胸罩，扭头往左看（可能有一面镜子）。然后提起一件讲究的黑色夜礼服的肩带，伸手穿进去。画外响起隆隆的火车声。

玛格达走到镜子面前，看了一眼镜中的倩影，又低下头去。火车声渐远。

镜头又回到玛格达和克莱恩·安娜先前的画面。

白天。近景。玛格达面对镜头独自坐在桌前喝咖啡，肃穆之情颇像死去的父亲。

白天，场院，烈日当空。亨屈里克拎着一只水桶放在地上，身旁有几只鸡走来走去，“咯咯”地叫着。

亨屈里克懒洋洋地走到房子门口，摘下帽子站在门槛上。镜头跟拍他的背影，面对玛格达（近景）。

玛格达：你好，亨屈里克。

亨屈里克：我是来问问……我们，还没付给我们钱呢。

他走进厅里。

亨屈里克：我们要钱！

玛格达抬头望着他。

玛格达：老板给你的白兰地呢，还有他送给克莱恩·安娜的所有礼物呢？那些东西值好多钱呢，不是吗？

亨屈里克并不领情，毫不相让。

亨屈里克：我们做了活儿了，必须付给我们工钱！老板他总是付我们工钱的！（声音愈来愈高）

玛格达（提高声调）：你该有点礼貌！你们两个干什么活儿了？什么也没干！我独自一个人埋掉老板的时候，你干什么去了！现在，滚吧！我没钱给你！（单人镜头）

镜头转向亨屈里克，他不服输可也无可奈何。

亨屈里克：好吧，小姐要我们走，那我们就走。

镜头转回玛格达，她的声调变得较为缓和了——

玛格达：要是我说了不给你钱，那是因为我没钱。如果你要走，那就走吧！但是如果你愿意等，我答应会付给你钱的。

镜头再次转向亨屈里克，他也放低声调——

亨屈里克：我明白。如果小姐说我们应该等待，那我们就等待。我们留下来，去放羊。

镜头再次转回玛格达。

玛格达：去放羊吧！

说完便把头转向别处。

晚上。在阴暗的房间里。

玛格达的手（特写）拿着一把锥子对准小书桌前的钥匙孔撬了好几下，终于把锁撬开了。她掀起匣盖，拉开一只小抽屉翻找，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她又接二连三地翻其他抽屉，只找到几个小本本，旧照片，她都随手丢下。终于找到一只小皮夹子，她立即把它打开，可是每一格都空无一物，她又失望地把它丢开，转过身去，背靠书桌唉声叹气。

白天。玛格达穿着一身黑衣服跪在地上擦洗地板（中景，侧景）。

亨屈里克不摘帽子就从敞开的门走进来，后面跟着克莱恩·安娜。亨屈

里克径自走到餐桌前，拿起杯子和咖啡壶，自顾自地斟咖啡。

玛格达被惊动了。忽地站了起来，意外发现亨屈里克正站在她对面（渐推成二人镜头）。

亨屈里克：小姐，咖啡没有了，面粉没有了，糖也没有了。

玛格达：是的，我知道。

亨屈里克：还有，小姐还一直欠着我们的钱呢。

镜头拍玛格达。

玛格达：我也一直没有钱。你们也不做工，我为什么要付给你们钱呢？

镜头拍亨屈里克。

亨屈里克：可是，这是小姐欠我们的。

玛格达：你向我要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有钱。

镜头摇成三人镜头，亨屈里克在正面，克莱恩·安娜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。

亨屈里克：那么……小姐，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……

白天，场院。中景

克莱恩·安娜穿着一袭贵妇人穿的白色长裙，坐在木条椅子上乐呵呵的。椅子上还堆着一些衣服。亨屈里克则穿上老板的黑套服，拿着一块白餐巾，装模作样地走来走去，逗得克莱恩·安娜乐不可支。

传来玛格达在画外怒不可遏的喊声——

玛格达（画外）：亨屈里克！马上把这身衣服脱下来！

镜头转向房子，玛格达正站在楼上的一扇窗口叫喊（远景）。

玛格达：我说过你可以拿老板的衣服，那是指旧衣服，只是旧衣服。亨屈里克！

镜头反打到场院中的亨屈里克和克莱恩·安娜。他满不在乎地，几乎是嬉皮笑脸地走到克莱恩·安娜坐着的长椅旁，把一只脚搁到长椅上，故意回头斜眼瞥了玛格达一眼。

镜头回到楼上窗口的玛格达，她转身离开窗口。

镜头回到场院，亨屈里克搂着克莱恩·安娜，大摇大摆故作姿态地往前走（近景）。

玛格达出现在门口，接着向他们走去。

亨屈里克放开克莱恩·安娜,让她独自站在一旁。

玛格达(边走边说):亨屈里克,亨屈里克,我说过你可以拿老板的旧衣服,而不是这件!这不是给你的!

亨屈里克面对玛格达,露出一副无赖相(近景)——

亨屈里克:小姐是要我把老板的这些衣服脱下来吗?

他边说边走近玛格达,边解开裤扣。成双人画面。

亨屈里克:小姐要我脱掉这些衣服吗?呵?……呵?(拉开裤腰)瞧!小姐!(猥亵之情溢于言表)

镜头对着玛格达,只见亨屈里克半个背影。她垂下目光,又抬起目光,发窘,镜头移动,推近亨屈里克。

亨屈里克:别怕呀,小姐,瞧……

克莱恩·安娜从亨屈里克后面走过来,插到他们二人之间,拉着亨屈里克走开了。

不知所措的玛格达也转过身去,朝另一个方向快步走回房子,关上门。

镜头又转回场院。亨屈里克和克莱恩·安娜双双坐在长椅上。

玛格达(画外音):我不能再继续这种愚蠢的对话了。现在我们之间的交谈只能成为荒唐可笑的事。我知道有另一种语言的存在,但是我想像不出来。亨屈里克嘴里说“小姐,小姐”的时候,带着诡秘的神气微笑,他心里却是在想:“我知道你,你是你爸爸的女儿。”

亨屈里克和克莱恩·安娜二人坐在木条椅子上抽烟玩。亨屈里克从衣袋里掏出烟斗点着,递给克莱恩·安娜,她吸了一口,又递还给他。

亨屈里克翻弄空无一物的烟丝袋。

亨屈里克(抬头高声喊):小姐,能不能给亨屈里克一点烟草呀?小姐?

玛格达举着猎枪从屋里冲出来,瞄准他们后,又朝空放了两枪。

亨屈里克和克莱恩·安娜慌忙逃跑。

俯摄庄园。依旧是烈日当空,依旧是空旷的死寂。镜头移动,看见玛格达从场院上走来,走近前景的时候才举起一个信封。

镜头转向光着上身坐在木条椅上的亨屈里克和克莱恩·安娜。亨屈里克站起来迎着玛格达(背影)。二人相对站住。玛格达把信封递给他。

玛格达:你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去。邮局的老板将会给你钱。如果马上出

发,你明天晚上就能赶回来。

亨屈里克接过信。

亨屈里克:好的,小姐……送到邮局去。

镜头拍玛格达的正面。

玛格达:如果他问你,你就说老板病了。

镜头反打到亨屈里克,克莱恩·安娜进入后景。

亨屈里克:病了……

玛格达:克莱恩·安娜,今天晚上如果你觉得害怕,可以睡在厨房里。(对亨屈里克)别把信丢了。

说完便转身走开。

亨屈里克:不会丢的,小姐。

镜头往前推,画面上只剩下克莱恩·安娜。

晚上,厨房。中景,屋里不亮,墙上只挂一盏灯。

克莱恩·安娜爬在熊熊的炉火前铺上褥子。玛格达站在一旁看着。

玛格达:你不愿意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吗?你怎么宁可睡在地上呢。

克莱恩·安娜(淡淡地):是的。

克莱恩·安娜拉开被子,准备躺下。

玛格达转身到桌旁去倒咖啡,坐下。

玛格达:那么,你睡吧,我要来杯咖啡。

克莱恩·安娜侧身和衣躺下,头枕在左臂上(近景)。画面转到玛格达坐在桌子旁,端起杯子喝咖啡。

玛格达:你怎么不脱衣服?你睡觉的时候还戴着头巾吗?

镜头转向克莱恩·安娜。她抬起身子,摘下头巾放到一边,然后仍是和衣躺下,姿势也不变。

玛格达(画外):你丈夫在的时候,你也穿着衣服睡吗?结了婚是不是很快?

克莱恩·安娜一声不吭。镜头转向玛格达。后景是克莱恩·安娜。

玛格达:我也……我原先也愿意结婚。但是,没有人喜欢我……我长得不太好……我来把灯灭了,躺在你身边,直到你睡着。

镜头单拍克莱恩·安娜,她还没睡着,也看不出有困意,只是没打算答理

玛格达。

镜头移回玛格达，她站起来把墙上的煤油灯捻灭，然后走到克莱恩·安娜身边，仰面躺下，她们静默片刻。

玛格达：当你想到我的时候，你怎么叫我？

克莱恩·安娜：小姐。

玛格达：是的，但是我仅仅是小姐吗？

克莱恩·安娜：玛格达小姐。

玛格达：直截了当叫我玛格达吧。我的名字是玛格达，而不是玛格达小姐。我就是玛格达，你是安娜，就那么简单。（笑了一下）你能叫我玛格达吗？

克莱恩·安娜：不，小姐！

玛格达：可是这并不难呀！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明天晚上再来试试。现在，得睡觉了。

玛格达坐起身来，扭过去俯身吻了一下克莱恩·安娜的额头，便起身走出画面。

克莱恩·安娜在黑暗中默默躺着，一动也不动，她身后的炉火仍在燃烧。镜头定住好一会儿。

白天，烈日当空。

玛格达坐在屋前凉廊的摇椅上（近景），背对镜头，面对远处的山峦和田野。

镜头摇向场院，看见克莱恩·安娜坐在木条凳上低头拔鸡毛（中景，近景）。

音乐声起，伴有家禽声。

镜头回到玛格达面对山峦的背影，又移向一丛剑麻，再转回克莱恩·安娜。

远景，山峦和田野，小路上一个人骑自行车从右边入画。

画面又是克莱恩·安娜在无精打采地拔鸡毛，她时不时用鸡毛杆搔一下头皮。

镜头回到小路上骑自行车的人，渐近，能看清这是亨屈里克。他骑到凉廊外下车，把车子靠好（近景）。

玛格达仍坐在凉廊里，手搭凉篷看清来人是亨屈里克。

玛格达：你大概累坏了，亨屈里克。我给你去弄点吃的。

说着便把手放下。

亨屈里克走到她面前，喘着粗气，把一个信封交给她。

玛格达打开信封，看信。亨屈里克走过她面前，停下来扶着廊柱，等她发话。

玛格达：他们什么也不愿意给你。

亨屈里克：没给，小姐。

稍顿。亨屈里克看看玛格达。

亨屈里克：那么我的钱呢？

玛格达：我很抱歉，亨屈里克。我明天亲自到邮局去，我来安排这件事。

玛格达站起身来，对亨屈里克。

玛格达：现在该把驴子赶回来了，趁天还没黑。

玛格达从亨屈里克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他虎视眈眈地，仿佛想挡她的道，后来还是让她过去了，又随着她走进门去。

厨房里。玛格达把一只锅子放在桌子上，摆好餐具（中景）。亨屈里克在右前景，侧影。

玛格达：来，就在厨房里吃吧。我去给你沏茶，你一定渴了。

说着，她快步离开餐桌，到后景的另一张小桌前去准备茶。

亨屈里克站在餐桌前，凝视一会儿小锅，然后双手支在桌上，弯下腰掀开锅盖看了看，猛然挥手把锅子和餐具全都扫到地上。

一阵尖锐的哗啦声使玛格达猛回头。镜头拍摄她因惊恐而愤怒的脸（特写），她高声叫喊——

玛格达：把食物捡起来……收拾干净……不许你在我家里撒野！

镜头转身亨屈里克，他也怒火填膺地一手叉腰——

亨屈里克：你撒谎！我跑了两天……整整两天……我的钱在哪儿？我怎么了？老板在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有食物，每月都有工资。现在的老板在哪儿呢？

玛格达：我觉得你应该走了！

她的语气很平静，转身准备离开。

镜头转向亨屈里克，他转身对着画外的玛格达。



玛格达(画外):你最好还是走。

玛格达走过亨屈里克面前,他一把揪住她的胳膊,把她仰面朝天地掀翻到餐桌上。

亨屈里克(气势汹汹地):你听我说!

玛格达旋即站直身子,转向亨屈里克,二人扭打起来。亨屈里克用劲把她推到墙角,二人继续推搡扭打了几个回合。玛格达到底身单力薄,抵挡不住,一下失去平衡便滑坐到地上。亨屈里克趁势上前揪住她的头发,用力把她的头来回往墙上碰撞。玛格达极痛苦地仰面哼了几声(特写)。

亨屈里克仍不够解气,就手要把她按倒在地(特写)。玛格达忍着疼痛奋力挣扎,终于不敌,被亨屈里克粗暴地扯下她的内裤,对她强行施暴(这段情景始终只能看到亨屈里克的部分身体,画外有火车声)。

特写,从侧面拍摄玛格达的大腿。

镜头往左移,看见亨屈里克(背面)趴在她身上施暴。镜头往前推,露出玛格达忿懑痛苦的脸。她瞪着眼睛,闭上双唇,紧握拳头。

另一组特写镜头。玛格达的一只手在一个黑人的裸背上抚摸。画外有隆隆的火车声及马车的铃铛声。一双黑手在玛格达赤裸的背部抚摸。画外仍有火车声和铃铛声。

画面回到残酷的现实,穿着上衣的亨屈里克趴在玛格达身上疯狂泄欲,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。她的一条腿出现在画面的一角。

完事之后,亨屈里克站起身来,扣上裤扣,径直走向门口。被羞辱无奈的玛格达仍躺在地上。

亨屈里克打开门,扬长而去(只拍下肢),门吱呀一声关上了。

镜头回到玛格达(近景)。她屈起一条腿倦倦地仰面躺在地上。片刻之后才慢慢支撑着身子坐起来,身子靠墙,双手夹在腿间,丧气地低下脑袋。

傍晚。玛格达站在雇工住的跨院栅栏前,(近景),从右面拐角处走来了克莱恩·安娜,她手里抱着一堆木柴。

玛格达:晚上好,克莱恩·安娜。

克莱恩·安娜:晚上好,小姐。

玛格达：我来看看亨屈里克。

克莱恩·安娜走进小院。过会儿，光着上身的亨屈里克从院里出来。面无表情地站在玛格达对面。僵持半晌。

玛格达：你们两个能不能都搬到房子里住。我一个人住在里面觉得害怕。

亨屈里克把左臂搁在头顶上，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玛格达：你们把行李都拿进来吧，这样更简单些。

亨屈里克（大大咧咧地）：好吧。

饭厅。特写。餐桌上有两双黑人的手。

玛格达（画外）：绵羊身上长满了虱子，必须在剪羊毛季节来到之前把它们身上的虱子清除干净。

亨屈里克（画外）：是的。

镜头往左、往上移，我们可以看到亨屈里克拿起汤匙喝汤。

玛格达（画外）：还要在鸡圈周围修一个新的栅栏。上回那窝小鸡丢了，可能是被狼叼走了。

亨屈里克：嗯……

玛格达（画外）：你呢，克莱恩·安娜，我要你把厅里的家具用蜂蜡擦亮，我想还有些蜡。

亨屈里克抬头朝玛格达说话的方向看，然后转过头去看画外的克莱恩·安娜。

镜头随着亨屈里克的目光移向克莱恩·安娜。她面无表情，也未朝玛格达看。

克莱恩·安娜：好的，小姐。

玛格达（画外）：谁还要汤！

亨屈里克和克莱恩·安娜双双把汤碗递过去（特写）。这时从画的右侧伸出一把汤勺，先给亨屈里克添了一勺汤，他并未收回碗，似是企盼更多的汤；但是第二勺汤是给克莱恩·安娜的。亨屈里克看到希望落空，只得收回汤碗。

晚上。玛格达仰面躺在床上的特写。她举起手，随即又放下。画面转暗。

玛格达的心声：这将如何了结？我现在还剩下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能够说“够了，够了”呢？

她朝右面侧转身子，只看见她的裸肩。

玛格达的心声：我期望结局到来。我盼望有个人把我抱进怀里，抚慰我，宠爱我，保证我不再操劳。

镜头往右移动，我们见到有一个黑人躺在她身旁，虽然看不清面目，但可以断定他就是亨屈里克。玛格达抚摸他。画外有嗡嗡声，响起单调的音乐。玛格达继续抚摸亨屈里克的头脸。然后又侧转身子面对镜头。

玛格达的心声：有些晚上他没有来。我躺着，光着身子等待他。女人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她们等待那些没有来的男人。我在书里读到过这种情形。

玛格达再次向亨屈里克转过身去，背对镜头。

白天，天空明朗。克莱恩·安娜在房子外面给玛格达剪头发（近景）。

玛格达肩上披一块白巾，斜仰着头，合着双眼，任凭克莱恩·安娜梳理她的头发，显得非常舒服自在的样子，镜头推为特写。

画面变成全景。亨屈里克突然从左前方奔跑入画，冲着克莱恩·安娜喊——

亨屈里克（对克莱恩·安娜）：来！

他不由分说地一把抓住克莱恩·安娜，扯着她朝画面右边匆匆跑去。

亨屈里克：快！

二人迅速转过屋角，出画。

远景。拍摄远处山峦和田野。右方有两个策马而来的人影，听得见唧唧的马蹄声。尘埃爆起。

镜头转回场院，玛格达已从凳子上站起来迈步向来人迎过去，肩上仍披着那块白巾（中景）。

镜头返回去拍摄两个骑马的人，他们愈来愈近，最后在玛格达跟前勒住了马。这是两个中年男子，都穿着深色套服，戴着呢帽，见到玛格达之后都摘下帽子，但并不下马（中景）。

玛格达的近景，看来她并不认识来人。

骑马人甲（画外）：我们要见您的父亲。

玛格达：他今天一早就出门去了。

镜头转向两个骑马人。

骑马人甲：他什么时候回来？

玛格达(画外):大概很晚,他总是回来得很晚。

骑马人甲(举手指画左面),你们农庄的栅栏坏了,就在波斯克拉尔那边的北面。

镜头转向玛格达,她举起手臂搁在额前,仿佛要挡阳光。

镜头反打到两个骑马人。他们互相看了一眼,没再说别的,便戴上帽子掉转马头走了。

玛格达目送他们远去。她抱着双臂,孤零零地站在场院中,镜头拉成全景。

近景。亨屈里克神色慌张地出现在客厅窗户外,他忽地拉开房门走进来,对着画外的玛格达气急败坏地发出连珠炮——

亨屈里克:他们还会来的。他们还会和其他的人,和别的一些农场主一起来的。

镜头移动,对着坐在桌前的玛格达。她似乎还没领会亨屈里克话的意思。画内只有亨屈里克一半侧影。

亨屈里克:他们见不到您的父亲,会觉得事情蹊跷。

镜头只拍亨屈里克,他边说边在屋子里焦躁地走来走去(近景),瞪圆的双眼一直紧盯住画外的玛格达。镜头跟拍。

亨屈里克:他们将会看到您和仆人们住在这所大房子里。我还敢肯定老安娜会到处去讲您的父亲和我老婆干的丑事。他们会控告我杀了您的父亲。谁会相信我?谁会相信一个黑人?他们会控告我,而不是您!

他愈说愈激动,挥动着双臂似乎有助于加强语气。

镜头反打拍玛格达,她的口气是平和的——

玛格达:亨屈里克,请你坐下来。你这么激动,我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!

亨屈里克(愈发沉不住气,画外):他们会吊死我的!

玛格达:克莱恩·安娜在哪儿?

镜头拍亨屈里克。他爆发一通后,较先前平静了些——

亨屈里克:安娜要回家,她要走。

玛格达(画外):那么你呢?

亨屈里克:我也走。

镜头打回玛格达，亨屈里克的决定并不一定会使她感到意外，但是也许有些使她失望或气恼，所以她也激动起来。

玛格达：你伤害了我。你知道，亨屈里克，你有能力伤害我，你每次都是这样。

镜头反打到亨屈里克，他的口气坚决，丝毫不相让——

亨屈里克：我们不再待了……我们不再在这里待了。明天我们就走，明天晚上！我们就跑得远远的了。他们就抓不到我们了。

镜头反打，拍摄玛格达。

恼恨交加的玛格达不仅厉形于色，紧锁双眉，连声音都近乎嘶裂了，她在高声叫嚷——

玛格达：你真的以为我会把你交给警察吗？你以为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吗？我不敢承认是我犯的罪吗？我不仅仅是一个白人……我就是我！不是一个民族！

她声嘶力竭地吼叫的时候不断用双手抓住胸口，似乎要把心掏出来，她低下头去，又重新抬起来，泪痕满面。

玛格达：我对你说实话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吗？你和克莱恩·安娜，你们，世界上只有你们俩是我所爱的人。

亨屈里克忿然瞥了她一眼，便急促跑出门去，砰地关上门。

画面上只剩下玛格达一个人，她仍旧坐在桌前，双手抚胸，低下头去。沉思片刻之后，双手掩面，伤心地哭泣。

白天。近景。玛格达一手提了一个粮食口袋，另一只手托着一把菜蔬从门里走到场院，向靠在墙边的克莱恩·安娜走过去。

玛格达（对克莱恩·安娜，语气委婉）：这是给你们的。你们一定得留下来。

玛格达满面笑容，把东西送到克莱恩·安娜手里。克莱恩·安娜却不抬眼看她，沉着脸把菜蔬和粮食重重地摔到地上。

玛格达：亨屈里克在这里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我们就是这么三个人。大家都一样。

克莱恩·安娜：不！

她边说边摇头，身子往后退。

玛格达往前一步，抓住克莱恩·安娜的手。

玛格达：你怎么什么也不懂！

克莱恩·安娜试图挣脱，二人成了扭打状。最后，她终于推开了玛格达，脱身走开了。玛格达扶着墙，喘着气，显得十分沮丧，只得对着走远了的克莱恩·安娜的后影吼叫——

玛格达：你这个笨蛋！

夜色浓重，既看不见星星，也没有月亮。

亨屈里克牵着一只狗，从场院往外走，走到坐在木条凳上的克莱恩·安娜身边。

镜头反打到房子。玛格达正从楼上窗户往外俯视。从她的视角看到克莱恩·安娜推着一辆自行车，随着亨屈里克往外走。自行车上装着他们简单的行李。

亨屈里克走了几步，迟疑地略回头，然后毅然牵着狗走了。

玛格达眼睁睁地望着他们远去。

白天。空旷的田野旁有几棵小树，尘土弥漫。远处还是光秃秃的山峦。音乐起。画外有鸡鸣声。

中景。玛格达走近家禽棚，低头踩翻盛饲料用的铁皮罐，发出唧唧唧唧的声音。

全景。从侧面拍摄房舍。远处走来一个人，他到了大门口，敲门。

玛格达背对镜头从左前方入画，她远远地望着那个陌生人敲门，那人因无人应门而返身走开。

镜头跟拍这个陌生人走到场院边一棵树下的长条凳前，他脱下帽子，摘下挎包坐下来；他从挎包里取出水壶（侧影）。这时我们才看清这是一个男孩（近景）。

玛格达从左面悄然入画，使劲拍了一下那男孩的肩膀。

玛格达：你在这儿干什么？

那男孩吃了一惊，立即转过一张娃娃脸，又站立起来，俯身从他的挎包里取出一封信，交给玛格达。

玛格达边接信边问话——

玛格达：谁派你来的？

男孩：是邮局，小姐。

玛格达：邮局的谁呀？

男孩：我不知道。您该签个字，小姐。

玛格达从容地从信封里抽出信，展开，看了一眼后，随即顺手向身后扔去。信纸便随风飘走。

玛格达对来人摊开双手，并绽出苦笑。

玛格达：我没有钱！你坐吧！

男孩重新坐下。玛格达撩起裙子，跨坐在同一条凳上，面对这个男孩。推成近景。

玛格达：你有多大了？

男孩：十四岁，小姐。

玛格达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
男孩：叫彼得。

玛格达：噢，好，彼得……（用两只手反复做一种猥亵的动作）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

彼得目瞪口呆地不知所措。

玛格达（嬉皮笑脸地）：你高兴学着做吗？彼得？

玛格达说罢立即伸出双手抓住吓得无言以对的彼得。

彼得费了好大劲才挣脱开，顾不得收拾他的帽子和挎包，扭头便飞快地沿着原来的路撒腿逃跑，他的身影很快便缩小了（全景）。

镜头换成玛格达的近景。自彼得挣脱之后，她便开始发笑。随着彼得渐渐远去，她的笑声从低变高，后来变成狂笑，笑得前仰后合。镜头徐徐拉开。渐渐地，这歇斯底里的狂笑转变为可怕的呜咽声。她双手掩面。

晚上。屋子里照例是阴沉沉地了无生气。孤单的玛格达面对墙站着，渐渐使身子贴靠在墙上。稍顿，她动手解开衣服，把衣服退下肩膀，再往下退，使上身裸露。她仍旧贴墙而立。不一会儿，扭动身体使连衣裙滑脱落地，高举双手贴在墙上，又让一丝不挂的身体来回碰撞墙壁。

全景。白天。小山坡，田野。

玛格达赶着八九头绵羊从小山坡上跑下来。她拿着一根细长竹竿，嘴里不停地地叫喊着，在羊群后面连追带赶。

奔跑的羊群穿过田野，回到场院附近的羊圈前。镜头摇跟。

玛格达气喘吁吁地跑着，把羊群赶进圈里。

进了圈的羊仍然东跑西窜。

玛格达放下竹竿，拿起一把剪子，放进衣兜里，嘴里发出啪啪声，走近一只绵羊，想抓住它。

此时出现绵羊的特写镜头，看到它身上很脏，而且有不少处脱了毛，露出皮上的瘢痕。

镜头拉开，看到玛格达在左冲右突地抓羊，她试了很多次，始终没有抓住一只羊。她就这样在羊圈里四处奔跑，终于累得精疲力尽只得放弃，高声喊：“滚，滚！”，把羊群轰出圈门。

她又气又恼，无可奈何地望着羊群撒腿往山坡上奔跑，自己则无助地干嚎（镜头渐渐拉成远景）。

近景。玛格达手靠在栅栏上，失神地望着远处。尘土飞扬。

近景。玛格达的背影。古老的挂钟指着八点钟。镜头从玛格达的半侧面变成她的双手，打开钟面的玻璃盖，和以前一样拧动发条。

白天，厨房。

玛格达默无声地准备饭食。她往池子里泼水，然后端着托盘走出了厨房。她走到餐桌前，放下托盘，坐下。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（近景）。

镜头往左移，她的父亲端坐在旁边的椅子上。他显得比影片开头时老多了，双鬓的白发浓重了，脸上的皱纹加深了，眼神更呆滞，表情更麻木，动作也更迟钝。他腿上盖了毯子，手里举着一把匙子。

玛格达展开餐巾，塞在父亲的衣领内，然后拿过他手中的匙子，慢条斯理地喂他喝汤。

玛格达对父亲说话的时候面带微笑。

玛格达：你还记得吗？从前咱们去海边玩的情形？我们把鞋脱掉，便可以在水里走。你拉着我的手，又把我高举在波浪上？

父亲只顾喝汤，没有答话。



玛格达：你还记得那年闹大旱灾的情景吗？那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羊都卖了，因为在方圆三百公里内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了。

父亲还是没有答话，不知道是听不见玛格达的话还是记不起她所说的情景。

玛格达对漠然相对的父亲毫不在意。她喂完汤之后，把汤盆放到餐桌上，继续对父亲说话。画面拉开成中景，显示父亲是坐在轮椅上。

玛格达：你还记得那只情侣凳吗？有的时候，你会整整一个下午都坐在那儿听蜜蜂的嗡嗡声。

玛格达用餐巾轻轻地替毫无反应的父亲擦了擦嘴，擦完后把餐巾放到餐桌上。她用双手握住父亲的左手，把原先侧对着父亲说话的脸转过来，和父亲的脸一起正对着镜头。

画面又推成近景，定格。

玛格达的心声：我每时每刻都已选定了自己的命运，那就是要死在这里，死在这个一成不变的花园里，死在我父亲的尸骨旁。

音乐起，由弱渐强，伴随着画外马车的铃铛声。

叠印出片尾字幕：

玛格达 扮演者 简·伯金

父 亲 扮演者 屈莱沃·霍华德

亨屈里克 扮演者 约翰·马西希扎

克莱恩·安娜 扮演者 娜迪纳·乌旺帕

（完）